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智擒 **Die Indianer** **Mafia** 梟雄

[德] 杰瑞·科顿 / 著

群众出版社

智擒 **Die Indianer** **Mafia**

[德] 杰瑞·科顿 / 著

梟雄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擒枭雄 / (德) 科顿著; 连玉泉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14-4444-1

I. 智… II. ①科…②连…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237 号

智擒枭雄

著 者: (德) 杰瑞·科顿

责任编辑: 连玉泉

译 者: 连玉泉 王波 朱军平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com

信 箱: qzs@qzcb.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55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44-1 / I · 1838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价值 25 万美元的香烟，”查理·菲斯的眼睛闪闪发光，“瓦伦，我想，我们肯定做这笔生意。我去和老板商量一下价钱。你在院子里等我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这个印第安老头说完，走进屋子。詹姆斯·瓦伦和斯科特·温费尔德则留在了院子里。

过了几分钟，老头回来了，对他们说：

“这批货我们收下了，付给你们 12.5 万美元。”

詹姆斯·瓦伦点点头。

“12.5 万美元，成交。你们还要货吗，菲斯？”

“当然，只要价钱合适，我们全部照单收下。我们很愿意和舍丹做买卖。”

“是呀，”瓦伦说，“因为你们可以从中获得几倍丰厚的利润，而风险则全部由我们承担。”

查理·菲斯的这个农场，位于纽约南部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叫长枝的小城的郊外，这里只有几个摇摇欲坠的仓库和一座平顶的房子。散养的鸡正在四下啄食，仓库后边，几只牛羊在悠闲地吃着青草，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牲畜气味。一只牧羊犬懒洋洋地在一棵树下打着盹。整个农场呈现出一片衰败、荒凉的景象。

农场的院子里停着一辆红色的货车，车上盖着一块灰色的帆布。斯科特·温费尔德站在驾驶室旁边，瓦伦向他点点头，他走到货车边，拉开了盖着货物的帆布。

查理·菲斯仔细地察看着车上的货物。车上装着满满一车的香烟。菲斯点了点头，满意地说：

“我们的风险也很大，瓦伦。我们要把货物运送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另外，你们的利润一点儿都不比我们小。你们是无本万利。就今天这一笔买卖你们就净挣 12.5 万美元呢。”

“不是我们——大头都被舍丹挣去了。”瓦伦抱怨说。

“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变现状？”菲斯问，同时做了一个鬼脸。

瓦伦吃惊地看着菲斯，然后，冷笑了两声，说道：

“好了，下来吧，斯科特。”

斯科特从车上跳了下来。

“我们把货物搬到仓库去吧。”菲斯说。

他们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整整一车的香烟搬进了仓库里。

收到 12.5 万美元后，詹姆斯·瓦伦和斯科特开着卡车出了农场。

看见卡车走远了，查理走进屋子，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是桑瑞。”对方在电话里自报家门。

“约翰，买卖已经圆满结束。”查理说，“瓦伦他们拿到钱就走了。货现在全都存放在我的仓库里，你派人来提走吧。”

“瓦伦这家伙头脑十分简单。”约翰·桑瑞说，“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早晚我们送他们上西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找机会把舍丹、瓦伦和温费尔德全部干掉，咱们自己去盗抢货物，那样，咱们就可以挣双份的钱了。”

“你疯了吧？”查理十分严肃地说。

“钱是挣不够的，查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很快挣到一大笔钱，然后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反正你是老板，约翰，我执行就是了。”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点。”约翰·桑瑞笑着说，“好了，查理，我马上派人去把货物拉回来。你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出什么差错！”

“你放心吧。”

萨姆·哈斯丁警长开着一辆雪佛莱汽车进了查理·菲斯的农场。

他把车停在院子里。

查理从屋子里走出来。

“你好，警长。”

哈斯丁摇下了车窗。

“你好，查理，一切正常吗？”

“当然了，警长，一切平安无事。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正在巡逻。我不喜欢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太无聊了！我刚才看见从你的农场里开出去一辆卡车。是来送货的吗？”

查理舔了舔嘴唇。

“给我送货？不是。”他摇了摇头。“给我送什么货。我哪有钱订那么多的货呀？”

警长笑了笑。

“行了，查理，别叫穷了。够过日子就可以了。你还奢求什么？”警长推了推他的帽子。“昨天夜里，附近又有一辆运送货物的卡车遭到了抢劫，车上装着20多万条香烟。这已经是过去的五个星期里发生的第七次抢劫了。那帮劫匪什么都抢，烟、酒、服装、咖啡，见什么抢什么。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干的。”

查理摇了摇头。

“他们要20万条香烟干什么？一车咖啡？放什么地方呀？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呀。我想，这些人也太明目张胆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如此猖獗。不过，有你们这些法律卫士，他们早晚会落入法网的。”

警长又笑了笑。

“谢谢你的赞誉，查理。”警长说完，开车走了。“再见，查理。”

“再见，警长。”

警长开着车，向长枝方向驶去。

“我不相信这些该死的印第安人。”詹姆斯·瓦伦说，“你看他那双阴险的眼睛。我想，咱们应该不理睬他。鬼才知道，他和谁合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一个人，肯定还有同伙。”

“你总是过分悲观，詹姆斯。”斯科特·温费尔德说，“查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他的眼神里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你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的也可能就是贪婪。我觉得查理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和谁是一伙的或者他有没有同伙，我都无所谓。我只关心钱，只要他把货款交给咱们就行了。”

驶过很长一段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后，他们的卡车终于开上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国道。

“咱们应该休整一段时间了。”斯科特·温费尔德说，“五个星期之内咱们已经抢劫了七次了。警察肯定正在全力以赴侦破这些案件。我想，咱们应该潜伏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一点儿以后再伺机下手。”

“这得去问问维尔·舍丹。”詹姆斯·瓦伦说，“他肯定不想就此罢休，恨不得钞票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你可别去和他提这件事，他会生气的。”

“咱们今天一天就给他挣了12.5万美元。”温费尔德沉思着说，“咱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维尔押运货物，拼命挣钱，却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咱们今天挣的这些钱，他一个人就分得11万美元，而咱们却只能得到15000美元。你说，这公平吗？”

“咱们事先已经同意了这个条件。别胡思乱想了，斯科特。为了12.5万美元去送命，不值得。再说，咱们每人可以得到7500美元，这已经不少了。咱们只要替他开开车就挣这么多钱，我已经很知足了。”

温费尔德看了一眼后视镜，吓了一跳。

“警长的警车。”他说，“他来干什么？”

哈斯丁警长的雪佛莱汽车超过卡车，停下车，警长举起了停车牌。

斯科特·温费尔德把卡车停下，把脑袋探出车窗外。

哈斯丁下了警车，走到卡车边。

“例行检查。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斯科特·温费尔德从手套箱里取出驾驶证和行驶证，递给了警长。

警长接过来，仔细地查验完毕，然后点点头，又把证件还给了温费尔德。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我们是空车，警长。我们刚从亚特兰大送农业机械回来，现在正在返回纽约。”

“你们去过查理·菲斯的农场吗？”

“是的，我们从那里打了些水。”

“打水干什么？”

“我们的空调里缺水了，可能是水管有些密封不好的缘故。我们想回去以后再仔细检查一遍。”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哈斯丁说，“注意车速。”

“放心吧，警长，我们可不想因超速吃罚单。”斯科特·温费尔德说完，做了一个鬼脸。

哈斯丁上了警车，走了。

“你看到了吧，如果咱们拉着满车货物正好被警察拦住检查，那咱们肯定会被扣留的。那样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斯科特·温费尔德说完，有些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好了，你这个乌鸦嘴，别净说不吉利的話了！”詹姆斯·瓦伦顶了他一句。

我和菲尔正在追踪一个犯罪分子。我们得到线报，这家伙向一个夜总会老板收取保护费，夜总会老板没有屈服，向他支付保护费，而是向我们寻求帮助。

这家酒吧位于塞尔西，生意一直很好。

老板的名字叫马克·温特斯。

收取保护费的是一个混血儿。

现在是晚上，刚过10点钟。

我们已经监视酒吧两个小时了。

我把别克牌警车停在酒吧对面的辅路上，菲尔则隐蔽在酒吧的大门附近。

酒吧的霓虹灯招牌不时地变换着颜色，把人行道和街道照得五颜六色。

时间过得很慢。

我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表，现在的时间是10点20分。

我向菲尔那边看了一眼，看见菲尔靠在离酒吧门口大约20米远的一面墙上，好像很无聊地四下打量着。

当我觉得那个混血儿可能不会再出现的时候，菲尔向我发出了信号。

现在的时间是10点46分。

我下了别克车，关好车门，然后飞快地穿过马路。

“他刚进酒吧。”菲尔说，“咱们进去吧。”

“你留在这里。”我说，“这个家伙可能很危险，咱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他身上可能带着枪，被逼急了可能会开枪伤及无辜。你守在这里，以防他逃跑。”

说完，我走进酒吧。

酒吧里的光线十分昏暗，男男女女的客人成双成对地坐在一个个包厢里。

一个乐队正在演奏，与此同时，一个性感的女孩正在舞台上表演钢管舞。她只穿着超短的比基尼和长及过膝的靴子。几个身着袒胸露背的女服务员穿梭于客人之间，不停地为他们送上酒水和饮料。

吧台后面，一个南美模样的人正在调酒。

我把他叫到身边，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然后说道：

“那个混血儿两分钟之前进了酒吧。温特斯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在后室里。”调酒师说，“您快去吧，科顿。”

我向他点点头，然后从后门走出酒吧。

酒吧后面是一条不长的走廊，右边是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门上写着“男”，另一个门上写着“女”。左边也有两扇门，其中一扇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私用”两个字。从另一扇门里传出一声叫喊。

我按下门把手，然后用尽全力猛地把那扇门撞开，并掏出了手枪。

背对着我的那个混血儿转过身来，用愤怒的眼睛瞪着我。这时，我发现，酒吧的老板马克·温特斯半跪在地上，鼻子在不停地往外流血。

“举起手来！”我大声命令道。

那个混血儿想负隅顽抗，他猛地向旁边躲闪开，同时抽出了手枪。

我们俩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我早有准备，机敏地躲开了他的子弹。

这小子也不简单，也灵敏地跳开了。他冲到温特斯身边，温特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混血儿勒住了脖子。混血儿用左手勒着温特斯的脖子，右手拿枪对着我。

“放下武器，你这个该死的警察！”匪徒声嘶力竭地喊道，“让开！当心我要你的命！快让开路！”

我慢慢地把手枪放在地上，然后靠在墙上，离门两步远的距离。

“就你一个人吗？”匪徒大声问。

“不是。”我说，“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休想逃跑！”

“你们要是敢挡我的路，我就杀死温特斯，再干掉几个警察。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

混血儿推了一下温特斯。

温特斯只得往前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动，同时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

我无计可施。

我的心里升起一股怒火，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自己，因为我有些低估了这个

匪徒。现在，他占据了主动。

混血儿把温特斯推出了房间。

“待这儿别动！”他大声对我说，然后也走了出去。

我走到门边，观察着外边的情况。

匪徒现在用温特斯当挡箭牌倒退着往后走。

为了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我只好放弃了冲出去的想法。

匪徒押着温特斯走到酒吧的后门，打开了后门。

外面的院子里此时已经是一片漆黑。

我掏出手枪，走进走廊。

匪徒和人质已经不见了，像是被黑暗吞噬了一般。

我打开走廊里的灯，然后急速冲向后门。

这时，我听见一声沉闷的打击声，紧接着是一声跌倒的声音，然后是一连串的脚步声。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外面漆黑的光线。我瞪大眼睛，四下打量着这里的环境。

这里是一个后院，左边是院子的大门，院墙边放着一个集装箱。

我跑到院门口。

院子外面是一条公路，一辆汽车飞驰而过。

我跑到院子的墙角，然后转过弯。这里离酒吧大约十米远。我看见菲尔正在酒吧门口暗中守候。

我把菲尔叫了过来。

“那个混蛋已经跑了。”我说，“还把温特斯扣做了人质。快过来！”

我又跑回到了院子里。

前边传来一声呻吟。

“是你吗，温特斯？”我冲传来声音的方向大声问。

“是我。那个杂种，他把我打倒在地后逃跑了。噢，天呀，我的脑袋。啊，那个混蛋差点儿把我的脑袋打碎！”

我走到温特斯身边，扶着他站了起来。

他摇晃了几下。

我扶着他向后门走去。

菲尔跟在我们后边。

走到走廊里的时候，我打开了灯，然后扶着温特斯走进他刚才和匪徒待过的那个房间。

温特斯十分痛苦，脸色苍白。

他不停地用手揉着自己的脑袋。

“我可能被打成了脑震荡。”他呻吟着说，“这只臭猪，居然对我下如此黑手。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他非拧断我的脖子不可。他想敲诈我，强行索取我利润的百分之十。”

“是谁派他来的？”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家伙及其同伙早晚还会来捣乱的，没有警察保护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事实确实如此。联邦调查局不可能一天24小时去保护像马克·温特斯这种人的安全。

“温特斯，”我说，“如果那帮家伙再来收取保护费，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和他们约定来取保护费的时间。然后，你通知我们，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处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那就太好了。”

那个混血儿溜走了，我和菲尔十分郁闷。

斯坦·伊龙德·卡德维尔，那个混血儿，借着夜色的掩护翻墙而逃。他跑到一条公路边，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把手机放在耳边。

“怎么样，斯坦？事情进展得是不是不顺利？”电话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也可以这么说。一个警察突然冲了进去，我正想教训一下温特斯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后来，我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警察认出你来了吗？”

“我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警察局还是联邦调查局？一概不知。”

“好的，先不管它了，别打乱咱们的计划。你现在去红灯酒吧收保护费，那家酒吧的老板已经同意交保护费了。然后，你再去另外几家被制伏的酒吧收钱。温特斯那里我会再派别的人去收钱的。”

“好的，约翰。明天咱们再结账吧，我会带过去大约好几千美元。”

第二天早晨，我接上菲尔，一同来到位于联邦广场的办公楼。我们乘电梯来到25楼，刚走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警察局的一位同事打来的，他自报了姓名之后，说道：

“三天前，在特龙通一辆运送香烟的卡车被抢劫。警方在一个停车场发现了被抢劫的那辆卡车，但车上的货物已被洗劫一空。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在纽约周边地区已经发生七起类似的抢劫事件了。宾夕法尼亚州也报告说，四月份他们那里也发生了三起此类案件，三次被抢劫的货物分别是一车咖啡、一车男装西服和一车自行车。科顿，我已经和你们局长商量好了，所有案件都转交给你们并案侦查。我准

备把所有有关资料转交给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好的。”我说，“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你先把调查报告和审讯记录交给我们吧。”

“好的，我马上就派人送过去。”

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

“他们倒挺会找清闲。”我说。此时，我仍在为昨天晚上的事而郁闷。“好像咱们整天闲得没事干。”

“你还在因为昨天晚上让那个混血儿逃脱而心烦吗？”菲尔十分关切地问道。

“我当时有些太轻敌了。”我说，“不过，现在后悔已经于事无补。下一次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

“但前提是温特斯要配合咱们行动。”

20分钟后，警察局送来了那几起抢劫案的有关材料。其实，警察局离我们这里并不远，步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仔细地翻阅了一遍那几起抢劫案的材料。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装载货物的卡车是在纽约附近地区被偷走的，三起袭击案发生在一个停车场里，还有四起案件中，卡车是在公路上被拦截，货车司机被枪杀。犯罪分子见什么抢什么，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

据被抢劫的卡车司机们证实，抢劫的是三个白人。最后一起抢劫案发生在特龙通，车上的货物被搬走之后，卡车被随便扔在了一个地方。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了指纹。但是，经与警察局的指纹数据库进行比对，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指纹。

如此看来，这几个家伙以前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

这些材料上提供的有用线索不很多，几乎和没有差不多。

菲尔也仔细地看了一遍这些材料。

“我觉得，咱们应该找那个在特龙通遭到抢劫的卡车司机谈一谈。”菲尔说，“也许能了解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他的名字叫保罗·费舍尔，案发时遭到匪徒重殴，现在正躺在特龙通的医院里。”

“这个主意不错。”我说。

我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早晨9点20分。

特龙通离纽约大约50公里。可是，由于城里交通拥堵，出城就花去了很多时间。当我们到达特龙通医院停车场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

我们走进医院，向总服务台询问保罗·费舍尔住在哪个病房。

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保罗·费舍尔的病房。

他的头上包着厚厚的绷带，看上去就像是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

“您好。”我向他打招呼说，“我叫科顿，这是我的同事德克尔。我们是纽约联邦调查局的，来调查您的那辆运送香烟的卡车遭劫一案……”

特龙通之行基本上没有获取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只好打道回府。

回到总部，我们向海局长汇报了情况，同时，把那个混血儿逃脱的情况报告了局长。

“我不愿意听到这种消息。”海局长说，“但既然事已至此，再着急后悔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查到那个匪徒是为谁工作的了吗？”

“没有，局长。迄今为止，他一直是独自一人行动。马克·温特斯是唯一向警方求援的酒吧老板。种种迹象表明，其他店铺的老板肯定也都被强行收取过保护费，但他们惧怕坏人报复，一直不敢报警。”

“那些人都心存顾忌，不敢得罪黑社会犯罪组织，”海局长说，“使得那些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局长用右手拍了拍办公桌，又继续说道，“杰瑞，菲尔，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决不能容忍犯罪分子的猖狂行为，必须对其予以坚决打击。”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菲尔，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我。“这一系列袭击卡车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一直是三个人一起行动，但迄今为止还不能肯定作案的是同一伙犯罪分子。遭袭击的卡车司机对作案人的描述大相径庭。我认为，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俩再合适不过了。杰瑞，菲尔，谈一下你们的打算。你们准备如何下手？”

“嗯——”我说，“我们还没有仔细地考虑过。但我想过，我们其中一人去充当诱饵，引那些人上钩。我或者菲尔去租一辆卡车，假装在路上行驶，一旦那些家伙下手作案，就可将其抓获，并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这个主意不错。”海局长说。

菲尔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有大卡车的驾驶执照，我可以……”

“我也有。”我打断了他的话，“老兄，这你是知道的。这个主意是我出的，理所当然该由我去驾驶卡车上路，引诱坏人上钩。”

海局长笑了。

“好了，先生们，别再争执了。我看，你们俩扔硬币来决定胜负吧。”

我有些难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不起，局长，我不是有意在您面前……”

这次轮到菲尔打断我的话了。

“伙计，道歉可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假扮卡车司机可需要一个坚强而勇敢的人才能担当。由此看来，还是我去最合适了。你就别争了。”

海局长又笑了。

菲尔冲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那好吧，”我说，“那就等着瞧吧。我奉陪到底。”

汤姆·布洛斯把冷藏车停在快到阿伦镇的一个停车场上。这是一辆登喜路公司的卡车。阿伦镇位于纽约西部大约 100 公里。今天是星期四。布洛斯的目的地是纽约的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他的车上装的是整扇的牛肉。

停车场里还停着两辆小汽车。这里有一个公共厕所，还有一个出售热狗和汉堡的商亭。一个男人和一个大约 10 岁的男孩正坐在一张桌子边用餐。

布洛斯关掉发动机，拔出汽车钥匙，然后下了车，径直走进了厕所。

又一辆老式福特汽车开进了停车场，车里坐着三个男人。福特车停下来以后，其中一个男人下了车，向冷藏车走去。这个人大约二十四五岁，拿着一个帆布做的海员行李袋。

那辆福特汽车又从停车场开上了公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个从车上下来的男人同样没有引起注意。他可能就是一个搭车的人。

汤姆·布洛斯从厕所出来，吹着口哨向冷藏车走去。

“你是去纽约吗？”他正要坐进驾驶室，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个提着鼓鼓的行李袋的年轻男子站在身后。

“当兵的？”他问。

“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说。

“上车吧。”布洛斯说，“我去纽约，带你一程。”

年轻人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把那个帆布袋放在两腿之间，靠在椅子上，伸了伸双腿。

布洛斯上了车，打着发动机，挂上挡，把车开上了公路。

“我要是有朝一日也能开着大卡车在公路上驰骋就好了。”年轻人说，“多威风呀！那感觉一定是极爽的！”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布洛斯说，“而且工资也不高，还要远离老婆、孩子，整天在路上奔波，常常一星期一星期地回不了家。你别以为这差事很美，等有朝一日你干上了，你就知道有多辛苦了。这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风光。”

布洛斯说完，苦笑了一下。

年轻人从侧面打量着他。

阿伦镇的房屋已经隐约可见。

布洛斯开着卡车又向前行驶了一段。

公路两边，像穿起来的珍珠一样，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的平房。

公路边，停满了私家小汽车。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人行道上玩耍，妇女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卡车驶出了阿伦镇。

布洛斯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了乡村音乐。

布洛斯随着音乐小声地哼唱着。

“你的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年轻人问。

“牛肉，20吨，准备送到斯塔藤岛的一家加工厂去。你去什么地方？”

“皇后街。不过，你只要把我捎到斯塔藤岛就行了，然后我再自己想办法。”

公路边停着一辆被漆得五颜六色的福特汽车，发动机盖子掀开着，一个人正在弯腰检查，而另一个人则站在路边，示意布洛斯停车。

“绝对不能停车。”布洛斯笑着说，“最近一段时间在纽约发生了好几起袭击运货卡车的案件了。那些匪徒丧心病狂，疯狂地掠夺卡车运送的货物。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停车。”

坐在副驾驶的那个年轻人突然掏出了手枪，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布洛斯。

“你还是停车吧。”他表情严肃地说。

“怎么回事？”布洛斯吓得胆战心惊。

突然，他恍然大悟。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他妈的……”

“停车！”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命令道。

布洛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张得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

他开始减速，并慢慢地把车停了下来。

布洛斯摘了挡，拉上了手刹。

“下车！”年轻人大声说。

布洛斯乖乖地下了车。

刚才站在公路边招手的那个家伙跑了上来。他的手里也握着一把手枪。

那个年轻人坐进了驾驶室，开着冷藏车从布洛斯身边驶过。

布洛斯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不！”他乞求道，“不要开枪。我……”

“转过身去！”

“你们想——干什么——”

“别废话！转过身去！”

布洛斯转过身。

突然，他撒腿就跑。

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跑！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想办法逃跑！要是落在他们手里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快跑！快跑！

那个匪徒紧随其后。

但布洛斯跑得飞快，把那个匪徒远远地甩在后边。

站在福特车边的那个家伙想从另外一个方向包抄布洛斯。

但是，布洛斯突然改变方向，顺着斜坡跑了下去。斜坡下面是一片没膝的草丛。

眼看着猎物越跑越远，两名匪徒放弃了追击。

一个家伙用手枪瞄准了布洛斯，然后扣动了扳机。

子弹击中了布洛斯的肩胛骨。

他脸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觉得浑身虚弱，眼前一片漆黑，然后……

两个匪徒跑到他的身边。

一个匪徒左腿跪在地上，把布洛斯的身体翻了过来，仔细地看了看。

“喂——”他说，“詹姆斯，你把他打死了！现在，咱们可不只是抢劫了，现在已经杀人了！你为什么要开枪？干吗非要打死他？”

詹姆斯·瓦伦摆了摆手，把手枪别在皮带上。

“要是不干掉他，他肯定会上路截车，然后报警。用不了半个小时警察就会追上来，那咱们就逃不掉了。再说，这个家伙要是不跑，咱们顶多也就是揍他一顿，然后把他捆起来。可这家伙却……”

“好了，咱们赶紧走吧！”维尔·舍丹说。

两个人跑回到公路上，上了福特汽车。

舍丹发动汽车，向前开去。

远处，那辆冷藏车还隐约可见……

第二章

冷藏车开进了查理·菲斯的农场的院子里。

查理·菲斯走出房间，看见斯科特·温费尔德把车开进院子，詹姆斯·瓦伦坐在副驾驶的部位上。

这几个家伙开着冷藏车来他这里还是第一次。

冷藏车停了下来。

詹姆斯·瓦伦打开车门，从车上下来。

“你们这次又弄了什么东西？”查理问，“不会是什么容易变质的东西吧？”

“牛肉。”瓦伦说，“20吨牛肉，你可以把它卖到新墨西哥或者亚马逊去。”

“等把这些东西运到那里早就臭了。”查理说，“那我还挣什么钱？”

“我们把这辆冷藏车白送给你。”

查理·菲斯咬着下嘴唇思索了片刻，然后说道：

“我得去打个电话，你们在院子里等我一会儿。”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房子里。

这个印第安人仍在使用那种老式的拨号电话机。

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

“我是桑瑞。情况怎么样？”电话另一端的人问道。

“那帮家伙又来了。”查理说，“但我不知道该不该接他们的货物。这次他们送来的是20吨牛肉，装在一辆冷藏车里。”

“他们想要多少钱？”

“我还没问。你等一下。”

查理放下电话，走出屋子。

“你们想要多少钱？”他问。

此时，温费尔德已经从车上下来。

“10万美元！多优惠的价格呀！你们一倒手就能翻一番。”

查理又走进屋子，拿起电话。

“他们要10万美元。”

“就给他们5万美元，包括那辆冷藏车。他们要是不同意，就让他们把货拉走。”

“好的，约翰，我就这样告诉他们。”

查理挂上电话，又走到院子里。

“老板说了，他就付5万美元。”他说，“这是最高价了。”

“那我们老板肯定不同意。”詹姆斯·瓦伦说，“10万美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我们就把货拉走。”

“随你们便。”查理说，“快走吧。牛肉，下次你们别再弄猪肉来。”他忍不住笑了。“全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好了，把东西拉走吧。”

“谁是你的老板？”詹姆斯·瓦伦有些恼怒地问，“我想和他好好谈一谈。”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也不能直接找他。我是他的代言人。他就出价5万美元，如果你们不同意，那就请便吧。”

“我也得请示一下我的老板。”

瓦伦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维尔·舍丹拨通了电话。

“那个印第安人给他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老板最高出价5万美元。我该

怎么办？”

不知道舍丹在说什么，只见瓦伦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好的，好的。我再和你联系。”

他挂断电话，又把手机放进夹克衫的口袋里。

“我们老板还是坚持要 10 万美元。”他看着查理说，“否则，他今后就不和你们做买卖了。”

瓦伦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靠近查理·菲斯。

查理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还有一条长长的刀疤，从眼角一直划到耳根。

查理看到瓦伦凶狠的目光，知道这家伙不好惹。

“我——”他说，“我再去给老板打一个电话。你们再在这里等一会儿。”

他正要转身离开，却被瓦伦使劲地拉住了。

“我亲自和你老板谈，杂种！你拨通电话，让我来和他说。走，到屋里去！”

瓦伦和查理进了屋。

斯科特·温费尔德也跟着进了屋。

查理·菲斯拨通了电话，将话筒交给瓦伦，然后用惊恐的目光瞧着瓦伦。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子的低沉的声音。

“我是约翰·桑瑞，你是谁？”

詹姆斯有些激动地说道：

“啊哈，你叫桑瑞，你就是查理的大老板。你听好了，大老板，要么你用 10 万美元买下那车货，要么我们扒了你的朋友查理的皮。你现在告诉查理，让他把钱交给我们，我们马上就离开这里。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桑瑞！”

约翰·桑瑞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

“让查理接电话。”

瓦伦点点头，把话筒递给查理。

“他想和你说话。”

查理拿过话筒。

“我该怎么办？”

“把钱给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在自掘坟墓。他们全都会死！全部，一个不留！”

这时，外面传来汽车声，而且离农场越来越近。

斯科特·温费尔德冲进屋子，大声说：

“不好了，詹姆斯，来了一个警察。快走吧！先不管这批货了，回头再说。”

查理·菲斯挂上了电话。

“你们这些笨蛋。”他说，“你们怎么能光天化日之下开着偷来的卡车来我这里？”

詹姆斯·瓦伦一把推开查理，跑到门边，把门推开一条缝。